**附件：**

**刘一达：“京味文学”用地道京味语言来讲北京人故事**

近日，著名“京味文学”作家刘一达的“京味儿经典”长篇小说集由北京力潮时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策划、整理出版。针对读者关心的一些问题，刘一达接受了相关记者的采访。

**谈创作：“我的骨血里面就流淌着胡同文化的血脉”**

**问：**此次“京味儿经典”（《红案白案》《传世猫碗》《画虫儿》《爷是大厨》《百年德行》《人虫儿》《故都子民》《傍家儿》《胡同根儿》《大酒缸》《北京爷》）长篇小说集的整理出版，可谓是积您追求和探索“京味儿文学”40年心血之大成，这么多年来，您持续创作京味儿文学”的动力和起因是什么？您个人的创作体会和经历是什么？

**刘一达：**首先我是北京人，生在胡同，长在胡同，对北京文化文化有着与生俱来的感情，特别是对胡同文化感情非常深。我的骨血里面就流淌着胡同文化的血脉。京味文学由三个部分组成，第一是皇家文化，第二是士大夫文化，第三是胡同文化或者是平民文化。最接地气的是胡同文化，平民文化，最能代表，反应京味特色的就是胡同文化。我从小生活在胡同，跟老北京人生活在一起，在我参加工作后，我的师傅也都是老北京人，各行各业的都有，老天桥的，老花市的，五行八作都有。他们在工作之余经常给我讲老北京的故事，老北京的传说，老北京的语言。从那个时候就开始热爱京味文化了，当时也是比较有心，开始做笔记了，积累的大量的素材，为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基础。这就是我创作京味文学的动力和起因。

**我个人的创作体会和经历，我主要是体会四点：**第一点是我的作品都来源于生活，我由于在北京晚报当记者，所以一直深入胡同，深入老百姓生活，进行采访，采访了上万个北京人，几乎走遍了北京所有的胡同，所以积累了大量的素材。这个是我的第一个体会，创作离不开生活，你才能讲好北京的故事，讲好北京文化。第二个体会是小说的创作语言，一定把握住自己的特色，因为这么多年我一直坚守着京味语言的特色，坚守着自己的创作风格。使我的创作越来越娴熟，越来越丰富了。第三个体会是创作不能断，其实每天我都在跟自己的惰性在斗争，写作是非常寂寞的，生活是非常有诱惑力的，丰富多彩的，手机、电视、旅游等等。那么进行文学创作就要跟生活中的诱惑、本身的惰性进行斗争。我最大的体会就是勤奋，用一句话说就是不用扬鞭自奋蹄，不用别人拿着鞭子自己就跑快了。第四个体会随着北京的城市变迁比较大。随着北京拆迁力度越来越大，城市改造后，很多的胡同都拆了，随着城市格局的变化，北京原有的文化必然要有遗失。我作为一个60多岁这么一个承上启下的年龄，有着一种自身的责任感，如果不把它记录下来，后人就不知道了。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也不是说从天上掉下来的，之前有个漫长的过程，作为我这一代人，要讲给后人听。这种使命感促使我创作。

**聊“京味文学”特色：“京味首先要用京味语言来叙述故事”**

**问：**最近几年，“京味文学”广受关注，京味儿小说语言又被列为西城区为物质文化遗产，作为“京味作家”的一员，“传承人”的一员，您认为“京味文学”是什么味？京味包含哪些具体的元素？

**刘一达：**传统的京味小说有自己的特点，传统京味小说的语言主要以北京南城的语言为主，老百姓的语言，用我们现在说的话就是土了掉渣的语言。现在来看，随着社会的发展，历史的变迁，有些语言自然就消失了。比如：火柴老北京话“取灯儿”，现在年轻人就不知道，这样的土话就自然的消失了。但是有增加了很多新的内容，改革开放40年来，是北京土话增加最多的一个时期，比如说,“打的”，“打的”最早是英文，从香港传过来的“的士”，由“打的”延伸出很多新名词“的哥”“的姐”了，这些全都是北京土话，这些土话都是现在才有的。包括一些网络词汇慢慢的也变成了北京土话。北京土话的包容性，融合性，消化功能最强的。这些就是新京味文学跟传统京味文学的不一样的地方。这个变化在我的文学作品中也是有所体现的。

我认为所谓京味首先要用京味语言来叙述故事，这是最主要的，不是说写北京的人或者故事就是京味了。作为新京味的特点首先在叙述语言上接地气，要有新时代的特点，除了北京土话所具有的幽默感、调侃、直率、率真、直白以外的藏着一种含蓄的语言。比如说饭馆做的菜咸了，北京人他不会说咸了，会说警察来抓你了，那是为什么呢，是因为你打死卖盐的了。这个就是北京特有的语言。京味小说语言要有生活，源于生活，才能创作出好的京味小说。

传统京味小说在叙述的增加点个人的情感的因素比较多一点，现在的也有个人情感因素，但是更加客观了。

**论新旧“京味小说”：都是用“京味语言”来进行创作的**

**问：**近年不少人开始创作并讨论“新京味小说”，那么您认为“新京味小说”应该具备哪几个特点？和“传统京味小说”有什么区别？

**刘一达：**“新京味小说”的特点，从本质上来说，跟“传统京味小说”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，都是用“京味语言”来进行创作的。无非呢，新京味所描写的人物，叙述的故事，是新时代的，也就现在北京人的生活，现在北京人的故事。在这一点上呢，是跟这个传统京味儿是有大的区别的。其他的在文学的内在的一些东西，比如说叙事语言的叙事结构啊，语言特色，等等，其跟传统京味儿是一样的。

**谈北京“老”与“新”变化：新移民和土著有交割也有碰撞**

**问：**老北京的环境已经历大范围的变化，在北京“老”与“新”的变化和交替之中，您未来的创作会不会关注一些“新”北京的问题和创作题材？

**刘一达：**我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变化，现在这个小说集里面的《红案白案》《传世猫碗》都是写的新的北京人在北京生活的状态。我现在写的《汤爷的救赎》，马上出版。这个故事写的是老北京人和新北京人的矛盾纠葛。

新北京人就是指来北京务工的，外来常驻北京的人，他们怎么跟北京文化的交融，这个我认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作为一个作家所关注的。北京作为历史上就是个移民城市，现在新的移民和北京老的土著在生活中的交割，碰撞，是我关注的方向。也是我后面创作的方向。

**话“最北京”：“北京的特点首先要有北京的元素”**

**问：**书香中国·北京阅读季目前正展开“最北京”阅读空间评选，今年的书香评选、文创设计征集活动也在寻找和整理“最北京”的元素，在您的眼中什么样的文化内核才能体现“最北京”的特点？

**刘一达：**最北京的特点首先要有北京的元素，包括北京人的性格，北京的语言，北京文化的符号，北京的故事。这里边文学的作品里面的最北京就是用原汁原味，非常地道的京味语言来讲北京人的故事，来创作你题材的文学作品。